

陸子餘集卷第六

奉外舅盛公書



得邸報知有陝西左轄之命。雖官階所建。然能以寸而事權之專。體統之重。乃迥然不同矣。顧士大夫之望。猶若未滿。以爲循資敘進。非所以待公耳。然居今之世。拙宦而難進者。正未必不佳也。至乃謂公宜稱易素守濟之。以通則粲竊惑之。夫爲是說者。非以禍福爲心乎。而禍福實非人所能與力者。聞之昔人杜征南在襄陽數餉遺洛中。貴要語人曰。吾憂其爲害耳。非求益

也至辛佐治乃不肯諂孫劉曰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此二言皆非也征南陋矣佐治之言亦未爲有見者爲公與否此身中自有定分孫劉何爲者哉先正楊文懿公在館閣最晚達貴近或遣人風意公謝曰我嫠婦也守節三十年矣肯白首改節耶由今視之此言殆爲公設乎每以語人首肯而心不然者多矣近欲作數百言奉賀中亦略道此意會病弗果然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達斯義耳漸熱惟保練以膺大用不宣

奉太常錢先生書

違教踰年不識尊候何似目肯得復豁然否比聞抗疏論列皆人所難言者世之軒眉高視自詭豪傑其中大抵惟怯無能而癯然寒素如不勝衣者所爲正爾落落此未易爲流俗言也方當宁虛懷延納之日草茅疎賤欲據忠益而無翼奮飛邁不得吐者何限先生此舉豈獨使寒蟬之徒愧死而已江西事辭染獻吉 朝廷何以處之昔人論孔北海謂當時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

矣乎吳田向者頻厄於水今歲乃復憂旱豈往  
復相勝微獨人事雖天道亦固然耶勿遽不備

與李仁甫書

自丁亥歲暮言別迄今三載不復聞問縣縣之  
懷知彼此同之也僕以疎蕘獲戾清朝期月  
之閒再下制獄猶蒙異恩得全要領雖沉淪  
異域固沒齒之幸矣惟昔與兄輩周旋玉署行  
則聯袂止則同席以爲燕燕之樂當終始相保  
而不幾時雲散四方邈焉隔絕俛仰今昔傷如  
之何比得子潛書知子枕物故敷言勒停景仁

削籍同館之厄并於一朝念之未嘗不涕泗交  
頤也僕仲夏始達貶所地極荒惡而傳亭久廢  
鞠爲丘墟因僑寄此城賴上官不以職事見訶  
飲食之餘慚悚而已兄早棧遠邑旋遭大故歲  
月徂邁行復即古計非久趨朝道當出此斯  
亦天假之良晤矣輒投空牘以當要言未奉德  
音努力自愛

與薛文蔚太守書

兩月來不接玄度伏計道履康勝爲慰粲自吉  
水回縣病痔病泄宛轉甚苦歸心益切而未敢

申乞者以近日之事嫌有忿懟不平之意耳然  
野心如麋鹿雖在闌檻而神已馳於豐草長林  
間矣昨廉夫傳道尊意謂粲不宜遽有此念斯  
言是也第區區不得已之情在公容有未悉者  
不敢不一陳之粲多病早衰不任繁劇居此一  
歲百務叢脞耳目心思之所弗及爲民病者多  
矣宜去賦性迂疎於世故人情全不通曉遇事  
任性而行無復避忌若此不已將重得罪於人  
宜去毋年七十有三而失明妻死三載喪尚在  
淺上弱子幼女煢然無依凡此皆須身自料理

者又宜亟去負三宜去而不果於去遲回至今  
雖得去亦既晚矣而公猶謂其早邪然此意亦  
未嘗敢爲不相知者道喋喋至此恃高明之能  
見信耳近得家報吳中事多如昨惟王履吉以  
四月終下世恐所欲知故敢附聞餘不備

與華脩撰子潛論脩史書

得手書知奉 明詔將重脩宋元二史甚盛舉  
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  
矣魏晉而下古意寢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  
莫有甚於宋元之爲史者夫自孔子脩春秋猶

授据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爲史記既紬金匱室之祕又旁采群籍以就之故凡有事於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錄者云爾而實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平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

如元史趙孟頫傳曾祖某宋某某贈某官在當時誌文中又不問其人何如凡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

階級稍崇者輒爲立傳其間首敘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

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過繁難於檢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一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爲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略去之期於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祇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

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爲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爲己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爲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爲主不必如今之爲古文者務爲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 聖明在上垂情述作諸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爲陞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於 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爲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

竊重爲諸君子願之癉病廢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默默久矣偶感觸輒爲知己者一道惟弗以爲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悅者知斯言之出於我而重得罪焉幸甚

與岳厚夫書

自己丑臨清之別闊焉不聞問者殆將十年歸田以來益與世睽隔海內故人如吾兄輩不獲一握手悵悵如何遙聞守官曲沃猶慷慨疏論邊事丈夫經世之志不以崇庠改易正復爾耳僕鄙人也自惟迂疎之資不適世用甘守一壑

無復他望近者不幸爲匪人所薦深用愧憤追  
惟往日與兄冒死進言幸而 聖心頓悟國論  
稍回此正世道開泰之會而斯人者忍倡邪說  
以壞之使儉邪更進重爲善類之禍其罪上通  
於天矣雖其後來或一二能立異同然不過怙  
寵爭進之私寧有忠信廉潔之實乎藉令萬有  
一亦所謂舍簞食豆羹之義耳何足道哉世之  
君子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更稱爲賢僕嘗惡聞  
若說乃今復欲以腥臊之餘汚辱貞士如僕死  
即死耳肯以是區區者易吾初心邪每中夜耿  
耿思一吐露於同志頃嘗以告華兄不知能達  
諸左右否也巡按徐侍御過訪傳道吾兄寄聲  
深感不忘久要之誼因便聊布所懷屬有先弟  
之喪哀苦中言不宣盡

答鄧文度省元簡

前歲暫接清論獲遂廿年傾仰之懷良以自慰  
病冗久闕上記承枉手教讀之知以縣志事橫  
被怨疾良爲公憤歎夫直道之不諧於俗久矣  
非獨行已然也至語言文字爲甚昔人謂孔氏  
脩春秋微辭以避患難太史遷亦云刺譏褒諱



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僕始疑之以爲不然乃今知其有意耳是故賢如昌黎公作永貞實錄猶爲人指摘卒竄定無完篇况風俗靡薄如今日哉公之得此殆不足恠傳云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惟公以靜勝之公論久當自明若稍復周章祇增多口爲俗子嗤耳使者告歸甚急屬有賓客之事志書尙未能展讀暇日將卒業而請益焉自惟卑賤言非足信儻遇相知者敢不爲公一伸眉論之諸留續布不盡

與楊用脩太史書

祭自羈貫時誦公文章已深嚮往及壯登仕與令弟用德爲同年又同入館每從詢公動定之詳以不獲侍教爲恨其後自諫省謫都勻間於一二士友家覩公手書滇中諸作良用歎服歸田以來始得轉注古音略讀之爲不忍去手竊謂此義自漢迄今學者皆尊信許氏之說莫覺其非雖趙撝謙嘗言之而未盡惟公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獨持偉論成此鉅編其曰中夾滌之膏肓而起叔仲之廢疾者雖自謂可也甚盛甚盛第其間猶頗有可疑者祭也過不自量嘗



欲書之以請質焉顧先達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而濟以精詣博洽之學論議所及前無古人其著述豈晚末所當置喙是以遲回未敢述出其說既而思之此書關係至大苟纖微不盡便成千載之憾所謂不欲以疑網墮來哲固公之盛心也不勝愛莫助之之願用敢忘其固陋而卒陳之惟公察焉夫此書既爲轉注而作則當依許氏說文之例以字之偏傍爲主凡其轉聲皆疏於本字之下庶幾綱舉目張一覽可盡迺今置偏傍而用韻則有難言者矣蓋一字而每

韻皆見則不勝其煩獨於一處說之又未能曲暢如後語所稱再轉三轉以至八九轉者今此書能盡之乎今後來者討尋而莫得其源流恐不免有遺議矣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謂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此至論也傍音姑弗論若叶音則吳械韻補具矣其有譌繆闕遺不妨拈出或附見於後如古音餘之比可也今摘取其一二以彙入諸韻則未知其義爲轉注乎爲叶音乎其他不錄者豈盡無足采乎去取之間當必有意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古文奇字如

東韻之難支韻之黜虞韻之詰因者諸篇中往見之此等蓋不勝紀載誠欲扶微廣異自可蒐輯別爲一書而以雜之轉注之列則恐非其倫類也與序文所謂匪徒逞博廢累卷帙者其指得無少異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其他援證字義或干慮一失尚有可商確者間亦隨文箋注別錄以備省覽敬託時川公爲之先容然粲猶竊愧懼不敢自安深惟著述之功創始者難而求備之論後出者易矧以粲之譎薄寡聞而輒議及此誠亦僭妄之極矣所敢自同季

緒以犯公家德祖瓌瓌之譏亦恃公曠度高識不翅能爲丁敬禮也如或恕其狂愚貶示可否使積年之疑一旦冰釋則鄙人之幸大矣非所敢望也惟公實重圖之滇載記方謀校刻俟完即寓上舍甥姚某之官重慶便冒昧布此臨書悚側不知所云

答天水胡公書

去秋費兵部民獻北上粲嘗有狀附上管記手書嘉貺頻歲游及領之竊深慙感伏承委撰樂府序文顧粲之鄙劣何敢當此屬有先伯父郎

中公之喪方寸不寧容稍定爲之不敢負也  
錄一卷自一字曲以下似尚有可說此諸篇實  
之他集自不害爲佳作將以尾樂府之後則未  
稱耳柳河東有言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  
固不爲病然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  
之快也辱公知愛之深敢僭論及此死罪死罪  
華泉公集編次尤不滿人意平生所見此公好  
詩多不在而所錄乃有甚不逮者如送周子庚  
使遼左一篇出使比蕭何之句此今之粗知詩  
與能讀漢書者所不道殆必非公作也辛巳書

事七首乃王履吉之作亦混入其中恐更須一  
校勘何如違遠無由侍教臨楮不勝依依

荅黃材伯侍讀簡

辱手教云方輒翰林志如粲晚學寡聞無能爲  
役獨有仰贊速成冀得快覩而已然竊有欲言  
於公者武功徐公一代人豪也其生平建立具  
有本末近時挾私造謗者以于王之死歸罪此  
翁吠聲之徒不察從而附和輒加醜詆粲每見  
前輩如守谿南濠衡山諸公論及常爲憤惋不  
平竊欲作一書爲翁辨誣自惟文筆短陋人品

凡劣雖言無以取信用是因循未果今於公寔深有望焉所願於傳中一爲伸雪令翁有知不復抱恨千載則此志真不徒作矣他書未暇悉考獨李文達公古穰雜錄所記最爲明據蓋文達與武功極不相能其書中亦多所詆訾獨記十一王之死無片辭及之可見公論有不容泯者鄉使信如或者所言文達肯爲之隱哉今錄一通以往即此亦足以破群妄矣惟公留意委訪諸籍僅得數種緘上近見四明黃南山溥集有素尚寶行狀頗及革除時事輒錄以備采擇所

諭王玘者考敝郡志科第表乃嘉定縣人字德瑜永樂甲申首科進士官監察御史江西僉事志中不爲立傳未知其人如何當更詢之彼縣人耳彙近作左傳附注史記通義皆粗有次第恨證據未廣別具書目凡公所有者敢丐借錄千萬匆冗不備

荅王濟美提學簡

久不奉德音良切企慕伏承不遺鄙劣特貶手書以性對一篇示教彙昔者嘗謂古今論性惟孔子數語盡之聖人之言平實切當自是如此

先儒以相近者爲氣質之性至於下愚不移乃用自暴自棄者當之似皆未然竊欲以此意見之論述而未能也乃今得公此篇明白詳盡凡愚心之所欲言者皆具始知豪傑之見已先於我矣輒用欽衽興歎而坐病冗久稽布復罪甚他所擬請質者尚多何時得侍坐以畢此願也頃聞北虜以數百騎入蹂內地京師爲之戒嚴今旣使得氣去矣將來有深可慮者吾儕雖藿食能無嫠婦之憂乎隆冬異爲斯文善自將護不悉

與呂侍御信卿書

舟中獲奉燕談從容竟夜返舍旬日重拜大貶之辱伏惟明公體方雅淵懿之德居整裁人物之地而情存沖挹勞謙下士小人凡劣猥受眷知屬頰年亢旱公憂念民物爲之貶食絕甘疇咨方略而聲重性顯恩聞於世務雖數承訪逮曾不能少據志慮輔益尊明內愧而已比日炎熾滋甚禾稼焦焚疲農餓夫束手待盡今欲興發則官無見儲獨有平糶勸分是其次策若任屬良吏擘畫有方亦當不至苛擾而所司恫疑

顧望卒莫舉行無乃自愛過於愛民恤富人  
之怨甚於憂貧弱之死乎當此之時百姓嗷嗷待  
公舉火聞諸道路謂已奏假京儲以充賑貸且  
請蠲除常賦此當由仁明獨斷非齷齪守文之  
吏所能仰贊也或者謂公前此已嘗抗章得請  
今再舉懼瀆且慮版曹之議或有異同將不免  
譴卻斯又不然夫論事顧其當否耳寧當逆計  
成敗以爲作輟哉竊觀 明詔以災害荐臻元  
元饑歉 敕在所賑贍距今未兩月也惡有  
聖情懇惻若此而主計之臣顧弗將順者乎東

南 國脉所存自頃求魚竭澤不爲長慮今凋  
瘵極矣復不少存卹之粹有獸窮思攬變生意  
表計其所喪視所蠲發奚翅什伯而已公能以  
此意精爲 天子大臣言之庶幾開許令曠蕩  
之澤霈然下流溝壑殘民一朝更活其功德豈  
有量哉惟公實重圖之承諭以粲嘗窺弄文墨  
將使効薄技以佐燕閒之娛伏自惟念蕪鄙之  
辭不足塵累省覽是以逡巡未敢薦其敝帚而  
邑大夫趙君重致尊指不能卒辭輒編寫舊所  
著文及在省中時奏草一二用獻諸左右未發

之間慚慙彌日前所上先姊傳文儻不終棄  
一惠咳唾令區區者得依託鉅麗以傳無窮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干冒尊嚴無任悚悸不宣

與羅狀元達夫簡

粲往歲赴官永新於舟次獲遂瞻承忽忽且二  
十年矣公道德聞望爲海內學士所宗仰自少  
有知識者猶願承緒論而粲慵惰因循不及時  
以竿牘自通於左右獨嚮往之志則未之敢忘  
也自惟資性闇劣心氣麤浮雖窺竊陳編微有  
管穴之見然望道遠遠竟亦自崖而反又弗能

親就高賢與相切磋乃今白首無成恒自傷悼  
恐一旦溘然便同蕘壤蓋仲尼耻五十無聞屈  
子亦悲老至而修名不立粲每念及此汗未嘗  
不發昔沾衣也頃復遭先母棄背銜哀苦土苟  
存視息屬石磐公令子行因輒寓狀少布區區  
左氏春秋鐫兩册附上用備覆瓿他所欲求正  
者且有待焉儻執事能貶示教言一二則又望  
外之幸矣恰悅不次

與永豐莊公簡

睽遠道範積有歲年冗惰因仍久缺上記遙聞



我公橫遭誣構逮繫請室使草野之人竊懷憤然不幾時則彼之怙勢忌賢者其氣燄如火電光倏焉消滅而我公貞心諒節乃益用章顯粲嘗竊爲人言雙江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耳伏承事白南還過吳粲以所居僻左浹旬乃聞則尊舟旣遠矣懊惋無及二三友人復傳道公惓惓垂問之意益重慚感粲積惡招殃延逮先母於去冬奄忽謝世粲亦遘危疾雖不即死然爲天壤間罪人直戴面強行而已石磐師乃子歸輒附承起居左氏春秋鐫兩冊併

寓上改教苦伏荒迷言不倫次

與王道思參政簡

不共談對十餘年矣兄高蹈海濱韜養沖邃文章行業當世所共尊仰甚感甚盛粲性資猥下方少壯時其志所欲爲者無窮而碌懶玩愒弗自彊勉今顛毛種種百無一成雖耽悅文史未渝故習然精力已大耗減每展卷有得亦復欣然會意不數日旋即遺忘或操弄鉛槧有所迷作他時更取讀之乃如啖木酪了無適口之味田光有言驥之老也駑馬先之况本非驥乎固

知古人惜盛年之難再圖美業之蚤成良有以也交游中如永之文升皆少粲八歲已奄忽化為異物粲之衰劣能久存耶去冬不幸先母棄背方忍死勉襄大事今春已遣嫁妾侍以家務委之兒息後此儻未即填溝壑當卜築先塋之旁不復與人世相聞矣近從子潛兄讀泉學筭江二記得窺高蘊知瑰璋之作尚多令鄙人時復與觀焉斯所深願也左氏春秋鐫粲謫都勻時著與舊文數首俱往求教淺易直率之言視大方家詎可同日語寔藉以要瓊玖之報耳子

元兄行布此別楮所求尤異留意幸甚

與尹崇基太史簡

里人張醫士歸自京師獲拜手書及香帛之賜不勝哀感頃欽子辰工部傳道兄相念至情世務方殷非豪傑之才孰與匡拯區區衰朽昏塞兀若櫛沐假令得乘一障亦無以效其尺寸矣兄知我者何復云云聞雙江輩數君子相繼召用甚慰然粲嘗聞龔遂之治渤海也言於朝曰請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虞詡為朝歌亦告其郡將曰兵不厭權願寬

假舉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今之用人者能若此庶幾諸公有展布之地不然吾懼其難爲也野人間肉食之憂大非所宜獨私於兄發此無令不相知者聞之恐重增口語耳病濕足胠痠痛枕間蠱沒作啓不次

與蕭太守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承批示家禮纂要已隨條改正有可商確者數處具列請教如左

一昏禮親迎原註云近則迎於其家遠則迎於中途來教云中途無儀節欲補之

右考伊川止云遠則迎於其館無中途之文朱子亦云令妻家就近設一處或出至一處就彼往迎歸行禮觀此則既有所館其儀飾自當與在家同矣若女家當告祠堂則主人前期告而後以女行至館則不必再告矣如何惟醮女之禮未知當行於家或行於館請裁之

一卒哭之祔來教云考祔殷禮既練周禮卒哭孔子善殷而朱子從周從周者以類也程伊川有言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二年却都

無事了且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既祔則無主  
在寢哭於何所張橫渠亦云喪須三年後祔祭  
於廟遂奉祧主歸夾室遷主新主皆歸廟此程  
張二儒皆不從卒哭而祔也文公亦嘗謂橫渠  
此言似得禮意故於家禮告祔於卒哭而祔廟  
於大祥蓋兩從焉雖然禮順人情因時損益若  
卒哭告祔至大祥方祔廟則相去將二年而終  
繹成兩祔非人情矣不如直以大祥之明日祔  
廟若爲宗子則改主遷主祔主同日行之亦因  
時損益人情簡便

右考家禮卒哭而祔其末云祝奉主各還故  
處註云納亡者神主匣之反于靈座楊氏復  
亦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  
觀此則雖告祔而神主尤未入祠堂待三年  
之喪畢而後遷正來教所謂告祔于卒哭而  
祔廟於大祥蓋兩從焉者也又按禮記檀弓  
註藍田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  
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  
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愚意古者一世自爲一  
廟則此禮可行今之祠堂四代之主皆在一

處則所謂有祭即而祭之者窒礙而難行矣  
此朱子所以雖從卒哭之祔而必反主於寢  
也來教兩祔之疑愚意亦同况卒哭之祔祝  
文既云適于祖考某官躋祔某官則是已告  
祖考以當祔亡者之主矣然其主乃不入祠  
堂而復及于寢祝文之意無乃虛乎此其失  
又不但兩祔之非人情也竊謂有程張之說  
可據則如來教大祥而遷祔之議似亦無悖  
於禮但家禮大祥前期一日告遷于祠堂改  
題神主厥明行事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所

謂厥明者即祥祭之本日也今來教欲用祥  
之明日而改主遷祔同日行之未知何據更  
詳之

一家禮大祥註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  
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  
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小祥之後夫即除服  
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

今按此說是矣但謂几筵必三年而除施之  
妻喪則恐未安蓋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几  
筵亦當徹矣雖子之服未除然以父爲主故

也請裁之

一土地之祭

今按時制有里社土穀之祭所當遵行則土地之祭似爲重複雖朱子大全集有之而於古禮無據恐當刪去若鄉厲之祭則是時制亦當存之俱請裁定

一呂氏鄉約禮俗相交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召送迎之禮

右鄉約內雖已舉其大綱而儀節未備愚欲刪節其禮附於四禮之後謂之居鄉雜儀或

謂之相見禮如何

一六禮纂要有鄉飲禮

今按會典各里長人戶亦行鄉飲禮恐當依式增入如何

與太宰羅公論困知記書

去歲臘月間永新王主簿朝覲過蘇以公所寄劄劄及困知記至伏承下問以記中所未安者此豈末學淺見所敢妄議前此亦嘗反覆潛玩寔得辭義皆平實無疵間有一二俱非大節目所繫謹逐章開具如左以效愚慮之萬一以仰

答我公之盛心狂僭之罪自知莫追無任悚惕  
伏望一一詳加鑄諭以祛愚惑幸甚

凡言心者皆是已發一章

朱子中庸序中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之語愚  
嘗疑人心一也若有一心爲主又有一心聽  
命似有兩心也近見陽明先生答徐曰仁蓋  
先得之矣公與劉貳守昔中亦用此語何邪  
竊忘其狂僭欲更之云必使道心常存而人  
心之發每不失其正焉如此較穩不知是否  
能者養以之福一章

今漢書歷律志引此語正作養以之福顏師  
古註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  
云往適於福也蓋古本自如此然今本養之  
以福猶曰養之以致福爾於義亦通但杜預  
註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  
養所受之中蓋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  
以養此中耳

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一章

通書之言固爲精確但朱子謂其皆所以發  
明太極之蘊則恐未必然而愚之尤不能無



疑者愛曰仁以下數語也如韓子原道言博  
愛之謂仁朱子譏之以爲語用而遺體今周  
子指愛爲仁何以異此朱子之解獨謂有是  
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斯言也其亦善於  
回護矣無乃未足以服韓子之心乎中也者  
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語亦可疑不  
然則和也之上當有闕文

天道之變盡於春夏秋冬一章

此章似乎回護邵子然邵子之說愚實疑之  
其書每以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並論是惡可

並也以春夏秋冬配易書詩春秋然儀禮周  
禮皆經也獨無所配邪生生長長收收藏藏  
皇皇帝帝王王伯伯等語殆不成文理又如  
謂揚雄太玄見天地之心老子得易之體孟  
子得易之用此等語皆不純正至於元會運  
世之說尤大可疑信如其說天開於子地闢  
於丑之後歷一萬餘年而人物始生以至伏  
羲神農未生之前凡歷三四萬年而後聖人  
出此三四萬年之間無衣裳宮室無禮樂政  
教不知何以過曰生人之類有不殄滅者乎

自書契以來至今纔三千餘年中間世道升降變遷已不知其幾乃至數萬年之久皆爲洪荒之世有是理乎邵子之所謂數學者如此宜二程之不願受也愚爲此言非欲詆訐先儒直有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耳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一章

龜山所謂中恐是指未發之中言蓋寂然不動之中固太極之全體也若作中央之中看則恐未當漢儒以皇極二字作大中解朱子深非之然則太極之極獨可作中字解乎此

處恐當更著一語以補龜山未備之意如何  
梁武帝問達磨一章

達磨宗果皆禪學之高者故以造寺寫經爲人天小果以看經念佛爲愚人其意不過欲人學其所謂上一乘法在彼教中高處走耳恐非所謂人心天理不可得而泯滅者也此語似更宜斟酌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一章

魯齋仕元之非丘文莊公所論殆不可易伯生乃當時人稱譽之言恐不足爲據近時何

侍郎粹夫以鄉里之故欲爲魯齋出脫力排  
文莊之論乃引孔子適楚以比之抑又過矣  
楚與吳越皆非真夷狄先儒謂其上世皆有  
元德顯功通於周室孔子特惡其僭王故狄  
之耳豈無姓之胡殘滅中夏瀆亂綱常者之  
比哉設使孔子得用於楚必革其僭號上尊  
周室下安生民其施爲自有不同者夫孔子  
豈不欲行道救民然必先顧己之出處得正  
與否耳鄉若楚人篡滅周家而有天下雖盡  
坑一世之人盡廢儒者之道孔子必不肯爲

此之故而詘身以仕之也如元朝弟收兄妻  
子承父妾正所謂彛倫攸斁之世又其君臣  
皆好殺屠戮生民若刈草菅而崇奉胡僧事  
極醜惡此等處魯齋何嘗正救得一分然假  
仗真能救正得而其出處之際已有愧於君  
子多矣孰若隱居不仕著書講學以明此道  
之爲愈乎賢如龜山晚年一出猶爲晦翁所  
不取况下此者耶故嘗謬謂何公之回護魯  
齋正如象山之作荆公祠記雖強爲分疏終  
是費力也

陸子餘集卷第六

